

傳記文學書系

王映霞自傳

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立史

王映霞◎著

◎ 岳麓書社

◎ 明雅天發
CH BOOKS

傳記文學書系

王映霞自傳

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立史

王映霞◎著

傳記文學書系編委會

主編

彭明哲 曾德明

編委

賴某深 龔昊 蔣浩
李鄭龍 于向勇 秦青

岳麓書社·長沙

湖南天啓
CE BOOK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王映霞自传 / 王映霞著. —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17.12

ISBN 978-7-5538-0755-3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王映霞（1908—2000）

—自传 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14919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18-2016-140号

WANG YINGXIA ZIZHUAN

王映霞自传

作 者：王映霞

责任编辑：龚 昊

监 制：于向勇 秦 青

特约策划：康晓硕

营销编辑：刘晓晨 罗 昕 刘 迪

装帧设计：张丽娜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

直销电话：0731-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：410006

201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00毫米×995毫米 1/16

印张：18.5

字数：246千字

书号：ISBN 978-7-5538-0755-3

定价：49.00 元

承印：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总序

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《传记文学》，分类编纂，陆续出版“传记文学”书系，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，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、喜事。

1962年2月5日，时值春节，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，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，而始终未见实行，向老师透露，自己正准备创办《传记文学》月刊。胡适虽肯定其志，却以为其事甚难，办月刊，哪里去找这么多“信而有征”的文字，因此不大赞成。不料当年6月1日，绍唐先生主编的《传记文学》竟在台北出刊了。自此，直到2000年2月10日，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，历时38年，共出版453期。每期约30万字，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。此外，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“传记文学丛书”和“传记文学丛刊”，其中包括《民国人物小传》《民国大事日志》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。

尽人皆知，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，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、经济集团的支持，只身奋斗，孤军一人，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，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。因此，绍唐先生被尊为“以一人而敌一国”，戴上了“野史馆馆长”的桂冠。

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，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，1978年4月，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，参加《中华民国史》的编写，自此，即与绍唐

先生的《传记文学》结下不解之缘。在众多历史刊物中，《传记文学》最为我所关注。但是，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，记得是在1995年9月，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。当时，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，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。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，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，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。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《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》，根据毛思诚所藏《蒋介石日记类钞》未刊稿本写成。当时，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，还不为世人所知，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，《传记文学》将发表该文。9月3日，闭幕式晚宴，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。各方学者，各界嘉宾，济济一堂。我因事略为晚到，不料竟被引到主桌，和绍唐先生同席。那次席上，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、好客、豪饮。次年，我应“中研院”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，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。其间，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，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。上得楼来，只见层层叠叠，满室皆书，却不见编辑一人。绍唐先生与我长谈，详细介绍《传记文学》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。绍唐先生特别谈到，办刊者必须具备的“眼力”“耐力”“定力”等条件，可惜，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，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，至今引为憾事。绍唐先生交游广阔，文友众多，因此宴集也多。每有宴集，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，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。许多朋友，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。在台期间，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，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，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，撰写《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》一文参加，绍唐先生不仅到会，而且当场确定《传记文学》将发表拙文。我离开台北前，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，告诉我，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，喜欢什么就拿什么。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，又不好意思，只挑选了《陈济棠自传稿》《傅孟真先生年谱》《朱家骅年谱》和李济的《感旧录》等有限几种，回想起来，至今仍觉遗憾。

绍唐先生自述，他有感于“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，许多史实难免歪曲”，因此，创办此刊，以便“为史家找材料，为文学开生面”。我觉得，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，比较成功地达到了。政治对学术，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，古已有之，但是，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，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。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，能够不怕“因稿贾祸”，创办刊物，发行丛书，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，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，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、盛业。刊物虽标明“文学”，但是，取文、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，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，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。

绍唐先生去世后，《传记文学》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，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，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，永放光彩，衷心希望“传记文学”书系的出版，能得到读者的喜欢，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。

杨天石

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

凡例

一、原文的繁体竖排改成简体横排。

二、原文中脱、衍、讹、倒之处，均径改，不另加注说明。

三、原文中专名(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)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，其中或有跟现今通行者有较大区别，而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，由编者加注进行说明。

四、原文中词语与标准用法有不同者，为尊重作者用语习惯及时代与地域差异等，不做修改，一仍其旧。

五、原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有不统一及不符合标准用法的，一仍其旧，其中或有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，由编者重新标点。

六、原文中的汉字数字不予变为阿拉伯数字，个别阿拉伯数字也不再统一为汉字。但注释部分为统一体例，版本年代及页码均采用阿拉伯数字，以便明晰。

七、所引文章中的纪年，1949年10月1日前的民国纪年一仍其旧，1949年10月1日后均采用公历纪年。

八、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机构及职务的称呼均予保留，只对个别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字做了必要的删改。

九、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台湾地区自称“中国”“政府”及其政治机构、职务名称、“涉外”用语等，本书均加引号，以示区分。

十、原文中由于作者政治立场等原因，本书做了极个别的删节，不另加说明。但为保留资料的完整性，尊重原文及作者观点，文中难免偶有不妥之处，相信读者自能甄别分辨。

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

——《王映霞自传》代序

胡健中

郁达夫和我认识时，我年二十，尚在上海就学，他二十六七岁，已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习经济毕业回国。我们经共同友人四川陈翔鹤之介缔交，一见如故，同居一室，睡在地板上书堆中。他陪我去访问和他合办《创造》杂志的郭沫若，郭虽因翻译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和创作新诗《女神》，已很有名，而一贫如洗。我们到他家时，他正在厨房劈柴烧饭，经达夫略述来意，他便抱起尚在襁褓中名叫和儿的儿子和我们寒暄，并教他的日本妻子安娜和我们招呼，她含情带笑向我们深深一鞠躬。其时，有一面色铁青，傲不为礼的人默无一言地站在那里。达夫对我说，他叫成仿吾；翔鹤则附耳悄悄地说：“不要理他，我们都叫他 Stone！”

事隔十余年，达夫因“左联”的牵累，偕夫人王映霞避居杭州。因杭州市长周象贤与杭州慈善机关负责人沈尔乔的协助，在大学路图书馆附近，建一住宅，取名“风雨茅庐”。虽然名为“风雨茅庐”，而渠渠华屋，不啻一个温柔乡。这时我已在杭州主持杭州《民国日报》（《东南日报》的前身），是“风雨茅庐”的不速之客；我的家，也是他们夫妇联袂常临之地。我和达夫久别重逢，欣慰之余，作了一首小词送他，内容仿佛是这样的，我已记不清了：

十年离乱音尘断，喜再相逢，往事如虹，犹在长宵梦寐中。湖边茅舍神仙眷，枕帐春浓，豆蔻词工，忘了南屏向晚钟！

南屏晚钟是西湖十景之一，敲起来几乎全城都听得到。他们伉俪在杭定居后，达夫和我常在一起小饮、游湖、逛旧书店；杭州烟波的画船、湖堤的裙屐和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，是我们在夕阳影里共同欣赏陶醉的景物。他的杰作《迟桂花》即在此时脱稿。杭州是苏东坡出宰的名邦，达夫对东坡爱妾朝云不胜倾倒，特往朝云故乡临安寻访遗迹，结果徒劳而返，一无所得，慨然赋诗云：“如何十卷临安志，不记朝云一段情！”达夫旧诗造诣很深，他很爱黄仲则的《两当轩》诗，风格也很相似。

达夫，富阳世家子，博览群书，先后任安大、北大、武大、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及政治部设计委员，对中、日、英、德文学名著，涉猎甚广。为人颓废、自卑、浪漫、歇斯底里，且自暴成性，连宿娼、吸鸦片等行为亦不隐讳。所著《日记九种》，除将他与王映霞的恋爱经过暴露无遗外，乃至陪友人遗孀姊妹到旅馆沐浴，都一一如数家珍，形诸笔墨。他的日记好像卢骚的《忏悔录》，一切都招认不讳。发妻荃君，既遭遗弃，又藕断丝连，怜念有加，暗中来往如故，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。映霞和达夫初恋时，年方二十，入世未深，因爱好文艺，又震于达夫的文名，益以达夫的抵死追求，遂坠入情网，不能自拔。等到他们结合之后，现实的生活使映霞好梦惊醒，便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悲剧。

映霞，杭州人，本姓金，外祖父王二南为杭州老名士、画家。映霞父早卒，随母居住外家，因改姓王。有一弟服务于杭州市政府，美好温婉如处子。母极慈祥，婉转随儿女。映霞则丰容盛鬋，风情无限，一颦一笑，都散发着一种青春芬芳的气息，使接近她的人，如饮醇醪，不觉沉醉！而蛾眉谣诼，亦由此而生。映霞杭州横河桥女师毕业，横河桥为杭州青年男女魂牵梦萦之地，杭州女师人才辈出，映霞外有杨之华、毛彦文等为中外所共知。

民国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，中日战争方酣，我在武汉轮渡中碰到映霞，她对我缕述和达夫婚变经过。她说：“达夫因发现许绍棣给我的两三

封信，听信旁人挑拨，遂指我为不贞。又擅登广告，诬我卷逃。达夫虽随即登报道歉，说一切出于误会，但事已至此，破镜已难重圆了！”映霞常在汉口王文伯寓所，我们除在轮渡匆匆一见外，也常在文伯那里会面。文伯曾任铁道部次长，久居美国，一度因吸烟不慎，为火灼伤甚重，胡適之曾奔走为他筹措医疗之费。

我为了几方面的友谊（包括一个当时炙手可热，不幸惨死的政治神秘人物在内），辗转与周象贤拉了达夫、映霞，同在汉口太平洋饭店为他们和解，签了和解书，企虞（周象贤的字）和我也都签了名。不久他们夫妇经友人易君左的安排，便到湖南汉寿去了。

达夫在汉寿住了几时，即赴福州省政府复任参议，旋又辞职携家到新加坡，任《星州日报》副刊编辑，映霞也在报馆工作。在此期间，他们貌合神离，感情日恶，加之达夫心有未甘，又发表半属虚构和泄愤的《毁家诗纪》，使映霞难堪，以致终于不能免于离异；我们在汉口为他们伉俪所做的一番苦心的调解，至此也终于白费了！

映霞在杭州交游很广，她和朱夫人若兰、赵夫人静英为闺中密友，杭州社交集会，总少不了她们，我和亡妇思玫和她们交游亦很频繁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看见映霞和朱夫人同倚靠在沙发上朗诵元稹的《悼亡诗》，念到“针线犹存”，都盈盈欲涕。我告诉她们：元微之是一个薄幸的人，他既遗弃了他的表妹，又在所作《会真记》中，说她“不胜妖孽”，她们听了我的话，又破涕为笑，说古今文人，一丘之貉，大半是这样的人！

达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加坡沦陷前，和共产党人王任叔等逃到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。日军占领棉兰前，又逃往武吉丁宜山区，改名赵廉，经营一酒厂为生，并与一印女何丽有结婚生子。他自己好像知道处境极危，预立遗嘱，处分遗产，结果一如所料，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。他的死因至今难明。

达夫和映霞的不幸身世，固为友好和中日文艺界同声叹息，而达夫一

代才人如此悲惨下场，尤使人不得不一掬同情之泪。达夫长兄郁华为名法官，亦为日人和汉奸在沪所杀，弟兄同运，尤堪浩叹！

民国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），我以探视父病由金华到重庆去。父病既愈，一日夜间和家人去看名伶赵荣琛的平剧，忽觉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推我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映霞，我们相约次日再见。在次日和以后的几次深谈中，她告诉我：方从新加坡回国，已和达夫正式离婚，现和刘怀瑜女士住在一起。怀瑜为内人浙江安吉的小同乡，曾任安徽省立女中校长，其家为安吉首富，为人爱朋友，肝胆照人，有丈夫气。

映霞在民国二十五年达夫离杭，到福州任职省府参议期间，始终和其母与诸儿同住。日军占领杭州前，是浙江财政厅长程远帆用汽车把他们母子接到金华避难，后来全家搬到丽水的碧湖。我曾被邀至碧湖演讲，那里没有旅馆，即在映霞家寄宿。映霞的老母对我嘘寒问暖，爱护有加，其慈祥的面貌，至今难忘。程远帆曾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与财政部司长，为当时美国名参议员范登堡之好友，民国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）他即住在重庆四德新村我的家中，我们谈起郁、王悲剧，都为之浩叹！

回忆绍棣与映霞的认识，约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后。时绍棣任浙江教育厅厅长，不幸丧偶，其妻方志培遗有三女，均甚幼小。朋友们除照护他的弱女外，并为在杭州大方伯附近一个尼庵中营奠营斋，即习俗所谓“做七”。每次做七，内人和许多朋友夫妇都来参加，映霞自不例外，因此他们便有了感情。以绍棣为人之方正清廉，许、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，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别的朋友在场，在十目所视之下，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。一般悠悠之口和达夫的猜疑，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第三者。

在重庆和映霞几度深谈，我恳切地忠告她，世间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，滔滔斯世，哪里还有恕道，只有簧口纵横，惟恐旁人不跌倒！我又劝她：尚在盛年，应另谋归宿。她虽不以我的话为然，但形格势禁，最后使

她不得不和三北航业公司的钟贤道再结连理。钟君为人厚重，经外交界耆宿王正廷为他们主婚。我和内人在浙闻讯，额手称庆，虔诚地为他们祝福！

映霞与我和内人，始终交好无间。她在杭、在汉、在渝和最后在沪，都和我们不断往来，甚至她由汉寿前往福州道经长沙，适值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实行焦土抗战，纵火焚城，衣服、文件尽失，还狼狈地由浙赣路的江山到金华来看我们，对我们告诉坎坷，泣不成声，还在我家一宿，始依依别去！

听说映霞现尚在沪，还准备写回忆录。她文字流畅，亦能作诗，她的回忆录，一定爱恨交织，有血有泪。她的密友朱夫人若兰久病，已由香港返回内地。赵夫人静英仍在美国，活跃如故，前年今年都由美来台，在我家小住，但一切非复当年，提起杭州往事，不堪回首，只有再付之一叹了！

| 前言 |

随着研究郁达夫热的浪潮，我也时常被人们提起，近年来，天津、杭州、广州、台湾、香港等地出了好几种关于我和郁达夫的书。作者中有的我的老朋友，有的是素不相识的，所以书中所说，有的对，有的纯粹是“创作”，使人哭笑不得。每当我读着这些书的时候，总是想自己动手写，写我和与我有关的亲人、朋友、作家等。可是书一放，便又忙别的事情了。

感谢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编辑部的各位先生给我一个良好的机会，终于把多年的愿望兑现了。在这本书中出现的王映霞的形象，不再只是一个作家的妻子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一个多侧面的立体的人。我有时是妻子，有时是母亲，有时是学生，有时是老师，有时是……人世间的欢乐、痛苦、惆怅、激动、兴奋，我都体验过。尽管如此，我总觉得，生活是美好的。

当我静坐下来，像作家一样提笔写作时，心中似乎有无限的快乐……

| 目录 |

前言 / 001

彩霞映天 / 001

到外祖父家去 / 004

搬进新房子 / 008

我是个幸运儿 / 012

我改姓王，叫王映霞 / 016

进女子师范附属小学 / 020

到温州去 / 024

初见郁达夫 / 028

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 / 033

返杭后收到的第一封信 / 036

苦恋 / 041

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/ 049

郁达夫笔下的订婚之夜 / 053

《日记九种》的风波 / 055

结婚的波折 / 058

我们的小家庭 / 062

掌勺、喝酒、散步 / 066

- 内山完造 / 071
- 我记忆中的鲁迅 / 074
- 阳春和静子的诞生 / 080
- 收版税和做“护士” / 084
- 裂痕的出现 / 087
- 他又出走了 / 094
- 我家的常客 / 098
- 多病的白薇 / 101
- 略谈徐志摩和胡适 / 103
- 为蒋光慈介绍女友 / 105
- 参加赵景深的婚礼 / 107
- 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 / 109
- 移家杭州 / 111
- 到青岛等地避暑 / 114
- 三儿之殇 / 123
- 风雨茅庐 / 126
- 到福州去 / 132
- 日本之行 / 137
- 避难富阳 / 142
- 在丽水又见到许绍棣 / 146
- 我为孙多慈与许绍棣做媒 / 149
- 气死人的“启事” / 152
- 到湖南汉寿之后 / 157
- 去新加坡 / 161
- 我在新加坡写的文章 / 164
- “大风”刮走了最后情结 / 170
- 终于离婚 / 182

- 在重庆 / 187
- 一个忠厚善良的伴侣 / 191
- 囹圄生活二十天 / 195
- 我又当了教师 / 199
- “文革”中的遭遇 / 201
- 他虽去犹在 / 203
- 我是文史馆里的“小妹妹” / 205
- 我的儿孙们 / 207
- 胡健中先生 / 209
- 他去了，他也去了 / 215

附录

- 我与陆小曼 / 217
- 我与鲁迅许广平夫妇 / 228
- 记丁玲 / 241
- 我与女作家白薇 / 255
- 我与女明星王莹 / 262
- 送别胡健中先生 / 275

彩霞映天

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我的家乡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。她拥有赏月胜地的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，有建于北宋时代的六和塔，有“天下第三泉”的虎跑，有我国古代石窟艺术的瑰宝——灵隐，还有孤山、玉皇山、九溪十八涧、龙井、烟霞三洞、紫云洞、黄龙洞等，我简直数也数不过来。每天，杭州总是带着微笑、张开双臂，迎接国内外的朋友前来观光旅游。

有多少名人雅士，为杭州西湖吟诗作赋，又有多少画家，将她引入画中。

我出生在杭州的余官巷中一所高大而古老的宅第中，周围是极高的风火墙。院内除了住房以外，还有花园、竹园，以及几十间住房。祖父金沛珊，他老人家生了五子两女，女儿出嫁后，有时也和已成家立业的儿子住在一起。

我父亲名金冰孙，排行第四，祖父上代也是老四，老四房与小四房，所以祖父就特别喜欢我父亲。